

書名 醒世恆言四十卷 清衍慶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0
編號 D8622200

卷一



彩色首頁1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風水人間不可無

時人不解蒼天意

也須陰陽兩相扶

枉使身心着意圖

話說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弟是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兒名喚瓊英王奉的叫做瓊真瓊真許配本郡一個富家潘百萬之子潘華瓊真許配本郡別駕之子蕭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瓊英方年十歲母長父親繼歿那王春臨終之時將女兒瓊英托與其弟道我並無子嗣只有此女你把做嫡女看成待其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遺房奩衣飾之類盡數與潘家原聘財禮置下庄田就把與他做脂粉之費莫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醒世恆言四十卷 清衍慶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四十一

卷四十一

卷四十一

卷四十一

卷四十一

卷四十一

卷四十一

卷四十一

卷四十一

卷四十一

卷四十一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風水人間不可無

時人不解蒼天意

也須陰陽兩相扶

枉使身心着意圖

話說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弟兄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兒名喚瓊英王奉的叫做瓊真瓊英許配本郡一個富家潘百萬之子潘華瓊真許配本郡蕭別駕之子蕭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瓊英方年十歲母親先喪父親繼歿那王春臨終之時將女兒瓊英托與其弟囑付道我並無子嗣只有此女你把做嫡女看待其長成好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遺房奩衣飾之類盡數與之有潘家原聘財禮置下庄田就把與他做脂粉之費莫

負吾言。囑罷氣絕。殯葬事畢。王奉將姪女瓊英接回家中。與女兒瓊真作伴。忽一年元旦。潘華和蕭雅不約而同。到王奉家來拜年。那潘華生得粉臉朱唇。如美女一般。人都稱玉孩童。蕭雅一臉麻子。眼軀滿凹。好似飛天夜叉模樣。一美一醜。相形起來。那標致的越覺美。玉增輝。那醜陋的越覺泥塗無色。况且潘華衣服炫麗。有心賣富。脫一通換。一通。那蕭雅是老實人家。不願穿着為事。常言道。佛是金裝。人是衣裝。世人眼六沙的多。只有皮相。沒有骨相。王家若男若女。若大若小。那一個不欣羨潘小官人美貌。如潘安再出。暗暗地顯唇。歛嘴。攏點。那飛天夜叉之醜。王奉自己也看不過心。上好不快活。不一日。蕭別駕。辛手任所。蕭雅奔喪。扶柩而回。他雖是個世家。累代清官。家無餘積。自



別駕死後。日漸消索。潘百萬是個暴富。家事日盛。一日。王奉忽起一個不良之心。想道。蕭家甚窮。女婿又醜。潘家又富。女婿又標致。何不把瓊英瓊真暗地兌轉。誰人知道。也不教親生女兒在窮漢家受苦。主意已定。到臨嫁之時。將瓊真充做姪女。嫁與潘家哥哥。所遺衣飾。庄田之類。都把他去。却將瓊英反為己女。嫁與那飛天夜叉為配。自己薄薄備些粧奩。嫁送瓊英。但憑叔叔做主。敢怒而不敢言。誰知嫁後。那潘華自恃家富。不習詩書。不務生理。專一鬪賭為事。父親累訓不從。氣憤而亡。潘華益無顧忌。日逐與無賴小人。酒食遊戲。不上十年。把百萬家資。敗得罄盡。寸土俱無。丈人屢次周給他。如炭中添雪。全然不濟。結末迫于凍餒。瞞着丈人。要引渾家去投靠人家。為奴。王奉聞知此

信將女兒瓊直接回家中養老不許女婿上門潘華流落他鄉不知下落那蕭雅勤苦攻書後來一舉成名直做到尚書地位瓊英封一品夫人有詩為証

目前貧富非為准

久後窮通未可知

顛倒任君瞞昧做

鬼神昭鑒定無私

看官你道為何說這王奉嫁女這一事只為世人但顧眼前不思日後只要損人利己豈知人有百算天只有一算你心下想得消除禍的一條路天未必隨你老哩還是平日行善為高今日說一段話本正與王奉相反喚做兩縣令競義婚孤女這樁故事出在梁唐晉漢周五代之季其時周太祖郭威在位收元廣順雖居正統之尊未就混一之勢四方割據稱雄者還有幾處共是五國三鎮那五國

周郭威 北漢劉晏 南唐李昇 蜀

孟知祥

那三鎮

吳越錢鏐

湖南周行逢

荆南高季昌

吳說南唐李氏有國轄下江州地方內中單表涇州德化縣一個知縣姓石名璧原是撫州臨川縣人民流寓建康四旬之外喪了夫人又無兒子止有八歲親女月香和一個養娘隨住那家人為官清正單喫得化縣中一口水又且聽訟明決雪冤理滯果然政簡刑清民安盜息退堂之暇沈沈月香坐膝上教他識字又或叫養娘和他下棋驚鞠百般頑耍他從容教養果為無娘之養十分愛惜一日養娘和月香在庭中蹴那小小毬兒為戲養娘一脚踢

起去得勢重了些，那毬擊地而起，連跳幾跳，的溜溜滾去，滾入一個地穴裡。那地穴約有三三尺深，原是埋釘貯水的所在。養娘手短攪他不着，正待跳下穴中去拾取毬兒。石壁道：且住，問女兒月香道：你有甚計較，使毬兒自走出來？月香想了一想，便道：有計了。即教養娘去提過一桶水來，傾在穴內。那毬便浮在水面，再傾一桶穴中水滿，其毬隨水而出。石壁本是要試女孩兒的聰明，見其取水出，球智意過人，不勝之喜，賜語休叙。那官人在任不上二年，誰知命裡當星不現，神機禍忽一夜倉中失火，急去救時，已燒損官糧千餘石，那時米價一石值一貫五百，亂離之際，官糧最重，南唐法度，凡官府發耗軍糧，至三百石者，即行處斬。與焉石壁是個清官，又且火災天數，非關本官。

私弊，上官都替他分解保奏。唐主怒猶未息，將本官削職，要他賠償估價。其該一千五百餘兩，把家私變賣，未盡其半。石壁被本府軟監追逼，不過攪成一病，數日而死。遺下女兒和養娘二口，少不得着落牙婆官賣取價償官。這等苦楚，分明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運又遇打頭風

却說本縣有個百姓，叫做賈昌，昔年被人誣陷，坐假人命事，問成死罪在獄。虧石知縣到任，審出冤情，將他釋放。賈昌銜保家活命之恩，無從報効，一向在外為商。近日方回，正值石知縣身死，卸任撫尸，慟哭備辦衣衾棺米，與他殯殮。合家掛孝，買地塋墓。又聞得所欠官糧尚多，欲待替他賠補幾分，怕錢糧手係，不敢開端惹禍。見說小姐和養娘

都着落牙婆官賣慌忙帶了銀子到李牙婆家問要多少
身價李牙婆取出紙批的官票來看養娘十六歲只判得
三十兩月香十歲判了五十兩却是爲何月香雖然年
小容貌秀美可愛養娘不過粗使之婢散此判價不等賈
昌並無吝色身邊取出銀包兌足了八十兩紋銀交付牙
婆又謝他五兩銀子即時領取二人回家李牙婆把兩個
身價交納官庫地方呈明石知縣家財入口變賣都盡上
官只得在別項那移賠補不查話下却說月香自從父親
死後沒一刻不啼啼哭哭今日又不認得賈昌是什麼人
買他歸家必然落守牢幾一踏痛哭不已養娘道小姐你
今昏到人家去不比在老爺身邊只管啼哭必遭打罵月
香聽說愈覺悲傷誰知賈昌一片仁義之心領到家中與

老婆相見對老婆說此乃恩人石相公的小姐那一個就
是伏侍小姐的養娘我當初若沒有恩人此身死于線絀
今日見他小姐如見恩人之面你可另收拾一間香房教
他兩個住下好茶好飯供待他不可怠慢後來倘有親族
來訪那時送還也盡我一點報効之心不然之時待他長
成較本無擇個門當戶對的人家一夫一婦嫁他出去恩
人墳墓也有個親人看覷那個養娘依舊教他伏侍小姐
等他兩個作伴做三女工不要他在外答應月香生成伶
俐見賈昌如此分付老婆慌忙上前萬福道奴家賣與在
此爲奴爲婢理之當然蒙恩人禮舉此乃再生之恩乞受
奴一拜收爲義女諱罷卽跪下賈昌那里肯要他拜別
轉了頭忙教老婆扶起道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這蠅蟻

之命都出老相公所賜。就是這位養娘，小人也敢怠慢。何況小姐，小人怎敢妄自尊大。暫時屈在寒家，只當賓客相待。望小姐勿責怠慢。小姐夫妻有幸，月香再三稱謝。賈昌分付家中男女都稱為石小姐。那小姐稱賈昌夫婦，但呼賈公賈婆不在話下。原來賈昌的老婆素性不甚賢慧，只爲看上月香生得清秀乖巧，自己無男無女，有心要收他做螟蛉女兒。初時甚是歡喜，聽說賓客相待，先有三分不耐煩，可却減不得石知縣的恩，沒奈何依着丈夫言語，勉強奉承。後來賈昌在外爲商，每得好繭好絹，先盡上好的寄與石小姐做衣服穿。比及回家，先問石小姐安否。老婆心下漸漸不平。又過些時，把馬脚露出來了。但是賈昌在家，朝餐夕餐，也還成個規矩。口中假意奉承幾句，

但背了賈昌，睡茶不茶，飯不飯，另是一樣光景了。養娘常叫出外邊雜差雜使，不容他一刻空閒。又每日間限定石小姐要做若干女工，鍼指還他，倘手遲脚慢，便去捉鷄罵狗，口裡好不乾淨。正是

人無千日好

花無百日紅

養娘受氣不過，稟知小姐欲待等賈公回家告訴他一番。月香斷然不肯，說道：當初他用錢買我，原不指望他擡舉。今日賈婆雖有不到之處，却與賈公無干。你若說他把賈公這段美情都沒了我，與他命薄之人，只索忍耐爲上。忽一日賈公做客回家，撞着養娘在外汲水，面龐其前，甚是黑瘦了。賈公道：養娘，我只教你伏侍小姐，誰要你汲水，且放着水桶，另叫人來擔罷。養娘放了水桶，動了個感傷。

之念不覺滴下幾點淚來賈公要盤問時他把手拭淚忙
忙的奔進去了賈公心中甚疑見了老婆問道石小姐和
養娘沒有甚事麼老婆回言沒有初歸之際事體多頭也
就悶過一邊又過了幾日賈公偶然到近處人家走動回
來不見老婆在房自往厨下去尋他說話正撞見養娘從
厨下來也沒有托盤右手拿一大碗飯左手一隻空碗碗
上頂一碟醃菜葉兒賈公有心閃在隱處看時養娘走進
石小姐房中去了賈公不省得這飯是誰喫的一些葷腥
也沒有那時不往厨下竟悄悄的走在石小姐房前向門
縫裏張時只見石小姐將這碟醃菜葉兒過飯心中大怒
便與老婆鬧將起來老婆道葷腥儘有我交不是不捨得
與他喫那了頭自不來擔難道要老娘送進房去不成置

公道我原說過來石家的養娘只教他在房中與小姐作
伴我家厨下走使的又不少誰要他出房擔飯前日那養
娘含着兩眼淚在外街汲水我亡疑心是必家中把他難
爲了只爲匆忙不曾細問得原來你恁地無恩無義連石
小姐都怠慢見放着許多葷菜却教他喫白飯是甚道理
我在家尚然如此我出外時可知連飯也沒得與他們喫
飽我這番回來見他們着實黑瘦了老婆道別人家可頭
那要你恁般疼他養得白白壯壯你可收用他做小老婆
麼賈公道放屁說的是什麼話你這樣不通曉的人我不
與你講嘴自明日爲始我教當直的每日另賞一分肉菜
供給他兩口不要在家火中羹帳省得奪了你的口食你
又不歡喜老婆自家覺得有些不是口裏也會含糊的

呼了幾句便不言語了。從此賈公分付當直的每日肉菜
分做兩分。却叫厨下丫頭們各自安排送飯。這幾時好不
齊整。正是

人情若此初相識

到底終無怨恨心

賈昌因牽掛石小姐有一年多不出外經營。老婆却也做
意修好。相忘于無言。月香在賈公家一住五年。看肯長成
賈昌意思要密訪個好主兒嫁他。出去了方纔放心。自家
好出門做生理。這也是賈公的心事。背地裡自己去勾當。曉
得老婆不賢。又與他商量。急的落是。湊巧時。賠些粧奩。嫁
出去了。可。淨。何。期。姻。緣。不。偏。內。中。也。有。緣。故。但。是。出
身。低。微。的。賈。公。又。怕。辱。莫。了。石。知。縣。不。肯。俯。就。但。是。略。有
些。各。自。的。那。個。肯。受。百。姓。人。家。的。養。娘。爲。婦。所。以。好。事。難
成。賈公見姻事不就。老婆又和順了。家中供給。又立了常
規。推不得攬閑生意。只得又出外爲商。未行數日之前。頂
先叮嚀老婆。有十來次。只教好生看待石小姐。和養娘兩
口。又請石小姐出來。再三撫慰。連養娘都用許多好言安
放。又分付老婆。道他骨氣也。比你重幾百。分。理。你。切。莫。慢
他。若。是。不。依。我。言。語。我。回。家。時。就。不。與。你。認。夫。妻。了。又。與
當直的和厨下丫頭。都分付遍了。方纔出門。

臨歧費盡叮嚀語

只爲當初受德深

却說賈昌的老婆。一向被老公在家作興。看小姐和養娘
心下好生不樂。沒奈何。只得由他。受了一肚子的膾炙昏
悶之氣。一等老公出門三日之後。就使起家母的勢來。
尋個茶遞飯。長小小不是的題目。先將厨下丫頭試法。連

打幾個巴掌罵道賤人你是我手內用錢討的如何恁
托大你待了那個小主母的勢頭都不用心伏侍我家長
在家日縱容了你如今他出去了少不得要還老來的規
矩除却老娘外那個該伏侍的要飯喫時等他自擔不要
你們獻勤却推諉老娘的差使罵了一回就乘有熱鬧中
與過當值的分付將買公派下另一分肉菜或乾折進來
不要買了當直的不敢不依且喜月香能甘淡薄全不介
意又過了些時忽一日養娘擔洗臉水遲了些水已涼了
養娘不合陪了一句那婆娘聽得了特地叫來發作道這
水不是你擔的別人燒着湯你便胡亂用些罷當初在牙
婆家那個燒湯與你洗臉養娘耐嘴不住便回了幾句言
語道誰要他們擔水燒湯我又不是不曾擔水過的兩隻

手也會燒火下次我自擔水自燒不費厨下姐姐們力氣
便了那婆娘提醒了他當初會擔水過這句話便罵道小
賤人你們先擔得幾桶水便在外面撒身做分哭與家長
知道連累老娘受了百般嘔氣今日老娘要討個帳兒你
既說會擔水會燒水把兩件事都交在你身上每日常用
的水都要你擔不許缺乏是火都是你燒若是難爲了柴
老娘都要計較且等你知心知意的家長回家時你再啼
啼哭哭告訴他便了也不怕他趕了老娘出去月香在房
中听得買婆發着自家的了頭慌忙移步上前萬福謝罪
招稱許多不是叫買婆莫性養娘道果是婢子不是了只
求看小姐面上不要計較那老婆愈加忿怒便道什麼小
姐小姐是小姐不到我家來了我是個百姓人家不曉得

小姐是什麼品級。你動不動把來壓老娘。老娘骨氣雖輕。不受人壓量的。今日要說個明白。就是小姐也說不得費了太錢討的。少不得老娘是個主母。賈婆也不是你叫的。月香所得話不投機。含着眼淚自進房去了。那婆娘分付厨中不許叫石小姐。只叫他月香名字。又分付養娘。只在厨下專管擔水燒火。不許進月香房中。月香若要飯喫。特待他自到厨房來取。其夜又對丫頭搬了養娘的被窩到自已房中去。月香坐個更深夜。不見養娘進來。只得自己閉門而睡。又過幾日。那婆娘喚月香進房。却教丫頭把他的房門鎖了。月香淚淚房。只得在對面盤旋。夜間就同養娘一鋪睡。睡起時。就叫他拿策拿西。後便他起來。在他矮簷下。待他不低頭。月香無可奈何。只得伏小。那婆娘見

月香隨順了心中暗喜。為他開了房門的鎖。把他房中搬得一空。凡丈夫一向寄來的好紉好緞。曾做不曾做得。都遷入自己箱籠。被窩也搬起了。不還他。月香暗暗叫苦。不敢則聲。忽一日。賈公書信回來。又寄許多東西與石小姐。書中囑付老婆好生看待。不久我便回來。那婆娘把東西收起。想道。我把石家兩個丫頭作賤勾了。丈夫回來必然斷鬧。想道。我懼怕老公。重新奉承他。起來不成。那老亡八把這兩個瘦馬。養着不知作何結束。他臨行之時。說道。若不依他言語。就不與我做夫妻了。一定他起了什麼不良之心。那月香好副嘴臉。年已長成。倘或有意留他。也不見得。那時我爭風喫醋。便進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他兩個賣去他方。老在八回來也只

一推拚得厮鬧一場罷了。難道又去贖他回來不成好計。好計正是。

眼孔淺時無大量。心田偏處有奸謀。

當下那婆娘分付當面的，與我喚那張牙婆到來。我有話說。不一時當面的將張婆引到。賈婆教月香和養娘都相見了。却發付他開去。對張婆說道：「我家六年前討下這兩個丫頭，如今大的忒大了，小的又嬌嬌的，做不得生活，都要賣他出去。行與我快尋個主兒。原來當先官賣之事，是李牙婆經手。此時李婆已死，官私做媒，又推張婆出尖了。」張婆道：「那年紀小的，正有個好主兒在此，只怕大娘不肯。」賈婆道：「有甚不肯？」張婆道：「就是本縣大尹老爺，署姓鍾離，名義壽春，人民親生一位小姐，該配德安縣高大尹的長子。」

公子在任上行聘的，不日就要來娶親了。本縣嫁裝都已備得十全，只是缺少一個隨嫁的養娘。昨日大尹老爺喚老媳婦當官分付，選了。老媳婦正沒處尋宅上這位小姐，子正中其選，只是異鄉之人，怕大娘不捨得與他。賈婆想道：「我正要尋個遠方的，在顧來得正好。況且知縣和公要了人去來，夫回來料也不敢則聲。便道做官府家的，怕嫁勝似在我家十倍。我有什麼不捨得？只是不要虧了我的原價便好。」張婆道：「原價許多？」賈婆道：「十來歲時就是五十兩討的，如今飯錢又丟一丟在身上了。」張婆道：「喫的飯是弄不得帳，這五兩銀子在老媳婦身上。」賈婆道：「那一個老子，賴他替我覓個人家便好。他兩個是一夥兒來的，去了一個，那一個也養不住了。況且年紀二十之外，又是

要老公的時候留他甚麼張婆道那個要多少身價賈婆道原是三十兩銀子討的牙婆道粗貨兒直不得這許多若是減得一半老媳婦到有個外甥在身邊三十歲了老媳婦原許下與他娶一房妻小的因手頭不寬展捱下去道到是雌雄一對兒賈婆道既是你的外甥便讓你五兩銀子張婆道連這小娘子的媒禮在內讓我一兩罷賈婆道也不為大事你且說合起來張婆道老媳婦如今先去回復知縣相公若講得成時一手交錢一手就要交貨的賈婆道你今晚還來不張婆道今晚還要與外甥商量來不及了明日早來回話多分兩個都要成的說罷別去不在話下却說大尹鍾離義到任有一年零三個月了前任馬公是清河右太守的缺馬公因任去後鍾離義又是項



馬公的缺鍾離大尹與德安高大尹原是箇同鄉高大尹生下二子長曰高登年十八歲次曰高升年十六歲這高登便是鍾離公的女婿自來鍾離公未曾有子止生此女小字瑞枝年方一十七歲選定本年十月望日出嫁此時九月下旬吉期將近鍾離公分付張婆急切要尋個陪嫁張婆得了賈家這頭閉路就去回復大尹大尹道若是人物好時就是五十兩也不多明日庫上來領價晚上就要過門的張婆道領相公鈞帖當晚回家與外甥趙二商議有這相應的親事要與他完婚趙二先歡喜了一夜次早趙二便去整理衣箱準備做新郎張婆到家中先湊足了二十兩身價隨即到縣取知縣相公鈞帖到庫上兌了五十兩銀子來到賈家把這兩項銀子交付與賈婆分疏得

百世何言
明明白白賈婆都收下了，少頃縣中差兩名皂隸兩個轎夫，擡着一頂小轎到賈家門首停下。賈婆初時都不通，月香聽得臨期，竟打發他上轎。月香正不知教他那裡去，和養娘兩個叫天叫地放聲大哭。賈婆不管三七二十一，和張婆兩個你一推我一攬，攬他出了大門。張婆方纔說明小娘子不要啼哭了，你家主母將你賣與本縣知縣相公處做小姐的陪嫁，此去好不富貴。官府衙門不是耍處，事發其間，哭也無益。月香只得收淚上轎而去。轎夫擡進後堂，月香見了鍾離公，還只道福張婆在傍道：這就是老爺了。須下個大禮拜香，只得磕頭立起身來，不覺淚珠滿面。張婆教他拭乾了淚眼，引入私衙，見了夫人和瑞枝小姐，問其小名，對以月香。夫人道：好個月香二字，不必更改，就發他伏侍小姐。鍾離公厚賞張婆，不在話下。

可憐宦室嬌香女

權作閨中使令人

張婆出衙，已是酉牌時分，再到賈家，只見那養娘正思想小姐在厨下痛哭。賈婆對他說道：我今把你嫁與張媽媽的外甥一夫一婦，比月香到勝幾分，莫要悲傷了。張婆也勸慰了一番。趙二在混堂內洗了個淨浴，打扮的帽兒光光，衣衫簇簇，自家提了一碗燈籠，前來接親。張婆就教養娘拜別了賈婆，那養娘擡個大脚，張婆扶着步行到家。與外甥成親話，休絮煩。再說月香小姐自那日進了鍾離相公衙內，次日夫人分付新來婢子，將中堂杯掃帚香領命，攜帚而去。鍾離義梳洗已畢，打點早衙理事，步出中堂，只見新來婢子，呆呆的把着一把掃帚，立于庭中。鍾離公

絕好一出傳奇令人可泣

暗暗稱惟倚地。上前看時原來庭中有一個土穴。月香對了那穴。汪汪流淚。鍾離公不解其故。走入中堂。喚月香上來。問其緣故。月香愈加哀泣。口稱不敢。鍾離公再三詰問。月香方纔收淚而言。道：「賤妾幼時。父親曾于此地。教妾趁毬為戲。誤落毬于此穴。父親問妾道：『你可有計較。使毬自出于穴。』不須拾取。賤妾言云：『有計。』即遣養娘取水灌之。水滿毬浮。自出穴外。父親謂妾聰明不勝之喜。今雖年久尚然。記憶觀物傷情。不覺哀泣。願相公俯賜矜憐。多加罪責。鍾離公大驚。道：『汝父姓甚名誰。』幼時如何得刊此地。須細細說與我知。月香道：『妾父姓石名璧。六年間在此作縣尹。為天火燒舍。朝廷將必革職。勒令倍償。父親病懣而死。有司將妾和養娘官賣。到本縣賈公家。賈公向被冤繫家。

我父活命之恩。故將賤妾甚相看待。撫養至今。因賈公出外為商。其妻不能相容。將妾轉賣于此。只此實情。並無欺隱。

今朝訴出衷腸事 鐵石人知也淚垂

鍾離公聽罷。正是冤死狐悲。惡傷其類。我與石璧一般。是個縣尹。他只為遭時不幸。遇了天災。親生女兒就淪於下賤。我若不聞。不見到也罷了。天教我到我衙裡。我若不扶持他同官體面。何存石公在九泉之下。以我為何如人。當下請夫人上堂。就把月香的來歷。細細叙明。夫人道：『這等說他。也是個縣令之女。豈可賤婢相看。目今女孩兒嫁期。又逼相公何以處之。』鍾離公道：『今後不要月香服役。可與女孩兒姊妹相稱。下官自有處置。』即時修書一封。差人

送到親家高大尹處。高大尹折書觀看，原來是求寬嫁娶之期，書上寫道：

婚與嫁女，雖父母之心，舍已成人，乃高明之事。近因小

女出閣，預置媵婢，月香見其顏色端麗，舉止安詳，心竊

異之。細訪來歷，乃知卽兩任前石縣令之女。石公廉吏

因倉火失官，喪軀。女亦官賣，轉展售于寒家。同官之女

猶吾女也。此女年已及笄，不惟不可屈爲媵婢，且不可

使吾女先此女而嫁。僕今急爲此女擇婿，將以小女薄

奩嫁之。令卽姻期，少待改卜。特此拜懇，伏惟情諒。鍾離

義頌首。

高大尹看道：「原如此，此長者之事，吾奈何使鍾離公獨擅其美，卽時回書云：

鸞鳳之配，雖有佳期，孤兒之志，豈無同志？在親翁旣以

同官之女爲女，在不佞寧不以親翁之心爲心。三復示

言，令人悲惻。此女廉吏血胤，無甚闊閥，願親家卽賜爲

兒婦，以踐始期。令愛別選高門，庶幾兩使昔遺伯玉耻

獨爲君子。僕今者願分親翁之誼，高原頓首。

使者將回書呈與鍾離公看了，鍾離公道：「高親家願娶孤

女，雖然義舉，但吾女他兒久已聘定，豈可更改？還是從容

待我嫁了石家小姐，然後另備奩，以完吾女之事。當下

又寫書一封，差人再達高親家。高公開書讀道：

娶無依之女，雖屬高情，更已定之婚，終非正道。小女與

令郎久諧鳳卜，准擬鸞鳴，在令郎停妻而娶，妻已違古

禮，使小女舍婿而求婿，難免人非。請君三思，必從前議。

義惶恐再拜

高公讀畢嘆道：「我一時愚之不熟，今聞鍾離公之言，慚愧無地。我如今有個兩盡之道，使鍾離公得符其志，而吾亦同享其名，萬世而下，以為美談。即時復書云：

以女易女，僕之慕誼，雖殷，停妻娶妻，君之引禮，甚正。僕之次男，高升，年方十七，尚未締姻，冷愛歸我，長兒石女，屬我次子佳兒，佳婦兩對良姻，一死一生，千秋高誼，粧奩不須求備，時日且喜，仰同伏冀，俯從不須，改卜原惶，恐再拜。

鍾離公得書大喜道：「如此，此方為雙喜。」高公義氣直不愧古人，吾當拜其下。風袋當下，即與夫人說知，將一副粧奩，剖為兩分，衣服首飾，稍稍增添，一女一般，並無厚薄，到



十月望前兩日，高公安排兩乘花車，細轎笙簫鼓吹，迎接兩位新人。鍾離公先發了，嫁裝去後，隨喚出瑞霞，月香兩個女兒，教夫人分付他為婦之道。二女拜別而行，月香感念鍾離公夫婦恩德，十分難捨，欲哭上轎，一路躑行，自不必說到了縣中，恰好湊着吉日良時，兩對小夫妻如花如錦，拜堂合卺，高公夫婦歡喜無限，正是：

百年好事從今定

一對姻緣天上來

再說鍾離公嫁女三日之後，夜間忽得一夢，夢見一位官人，幞頭象簡，立于面前，說道：「吾乃月香之父，石壁是也。生前為此縣大尹，因倉糧失火，賠償無措，鬱鬱而亡。上帝察其清廉，憫其無罪，勅封吾為本縣縣隍之神。月香吾之愛女，蒙君高誼，拔之泥中，成其美眷，此乃陰德之事，吾已奏

聞上帝君命中本無子嗣。上帝以公行善，賜公一子，昌大。其門君當致身高位，安享遐齡。隣縣高公與君同心，願娶孤女。上帝嘉悅，亦賜二子，高官厚祿，以酬其德。君當傳與世人，廣行方便，切不可發弱暴寡，利己損人。天道昭昭，纖毫洞察，說罷再拜。鍾離公答拜起身，忽然踏了衣服，前幅跌上一交，猛然驚醒，乃是一夢。即時說與夫人知道，夫人亦嗟呀不已，待等天明，鍾離公打轎到城隍廟中焚香作禮，捐出俸資百兩，命道士重新廟宇，將此事勒碑，廣諭眾人。又將此夢備細寫書，報與高公知道。高公把書與兩個兒子看了，各各驚呀。鍾離夫人年過四十，忽然得孕生子，取名天賜。後來鍾離義歸宋，仕至監圖閣大學士，壽享九旬。子天賜為大宋狀元，高登高升，俱仕宋朝，官至卿宰。此



是後話，且說賈昌在客中，不久回來，不見了月香小姐。和那養娘詢知其故，與婆娘大鬧幾場。後來知得鍾離相公將月香為女，一同小姐嫁與高門。賈昌無處用情，把銀三十兩要贖養娘，送還石小姐。那趙三恩愛夫妻，不忍分折，情願做一對投靠張婆，也禁他不住。賈昌領了趙三夫妻，直到德安縣，稟知大尹高公。高公問了備細，進衙，又問媳婦月香所言相同，遂將趙三夫婦收留，以金帛厚酬賈昌。賈昌不受，而歸。從此賈昌惱恨老婆無義，立誓不與他相處。另招一婢，生下兩男。此亦作善之報也。後人有詩歎云：人家要娶擇高門，誰肯周全孤女婚。試看兩公陰德報，皇天不負好心人。

瑞青兩公對辦... 皇天不負... 入卷與... 皇天不負... 入卷與... 皇天不負... 入卷與... 皇天不負... 入卷與... 皇天不負... 入卷與...

第一卷

二孝廉讓產立高名

紫荆枝下還家日

花萼樓中合被時

同氣從來兄與弟

千秋羞詠豆箕詩

這首詩為勸人兄弟和順而作用着三個故事看官聽在下一分剖第一句說紫荆枝下還家日昔時有田氏兄弟三人從小同居合幾長的娶妻叫田大嫂次的娶妻叫田二嫂... 田二嫂妯娌和睦並無閒言... 日後來長大娶妻叫田三嫂那田三嫂為人不自賢恃着自己有些粧奩看見大家一鍋裏煮飯一棹上吃食不用私錢不動私秤便私房要喫些東西也不方便日夜在丈夫面前攛掇公堂錢庫田產都是伯伯們掌管一出一人你